地藏機于中引水轉輪遲速成序摸象詳簡機思精粗雖或殊途至于度數星次則同歸一致雖然言璣衡者謂璿亦玉也聖人貴天象故皆以玉為之或云美珠為璿至陰生珠至陽生玉以璿為璣以玉為衡用陰陽之精也用其精以察其象制作之意理或當然以珠為璣則漢世八尺之法殆未合唐虞之器謂渾儀足以齊七政可也如直以為璣衡則未之敢聞鄭氏言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頴川陽城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南

戴日下為萬五千里日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內半之得地中宋元嘉中五月立表于交州日在表北表南之景三寸開元測之復加三分而交州去洛水陸回折止于九千里則三萬里之說非矣或言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家以為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鐵勒之地極高五十度則二極出没三十六度之言脱矣故議者疑焉以謂古之人步圭景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

不在于辰次之周徑重歷數將以恭授人時欽若天象不在于渾盖之是非殆或不然夫辰次不分則無以正圭景渾盖不察則無以定歷數圭景不正歷數未定而能欽若天象恭授人時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者未之有也通天地人一氣也一氣相應如桴鼓影響陰陽不調雨暘失序人物感之則饑饉癘疫夭閼失性人物不和乖氣上達陰陽感之則日月星辰罔有攸序人物之氣繫于政事陰陽之變應于人物聖人謹察其變所以驗

善器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度數有定矣斗以時移昏建月辰則天行可知矣四星迭南皆以昏見則日行可知矣朔不東見晦不西明則月行可知矣夏至之後景日以北冬至之後景日以南則三道可知矣此渾天之說合于經而驗于事者也合于經則不妄驗于事則有功聖人制作要之有功而已矣夫憑虛而望無蔽于前則天體四垂與地相際空中物近高而遠卑者自然之勢也十里百里千里萬

土中之定法執運動之大體求不測之儀形因天體之
差殊忘日星之不忒乃以渾蓋一貫善否不分何不通
之甚耶蓋天者謂天形如覆盆中高四下日月旁行遶
之交州去洛九千里近于鐵勒之地夏至日在交州之
北而夜不見于鐵勒之南則是日月星辰出沒于地之
上下非遶天旁行明矣此渾蓋之尤辨者也孔子没後
之儒者精極象數通天人之藴者楊子一人而已矣或
問渾天楊子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

九十有一度二分之日所行也一百一十有五度冬至
之日所行也三道既正日月交運晦朔弦望進退離合
序有常時時有常次星辰因之流行伏見有數有度縮
為不足盈為有餘遲速滿虛不失其故則陰陽和風雨
時寒暑平生化序而黎民康寧百穀用成草木鳥獸莫
不得其所于是可以見政事之修矣故揚子曰洛下閎
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
也故平子作靈憲以紀其狀蔡鄭王陸著義論以明其

善宋元嘉中太史丞錢樂之鑄銅為儀至唐猶在其法衡長八尺璣圍二十有五尺蓋為璣以象天而衡以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若乃建南北之極計周天之度定日月之行正星辰之紀則渾天之說也職本羲和太史典之聖人在上百度修舉考齊七政合驗庶事究天人之際而通乎幽明之故此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豈不偉哉

列子天瑞論

夫燧映日而生火方諸遡月而生水日與燧未嘗生火也而火自燃月與方諸未嘗生水也而水自達其所以映而遡之者人也然不得夫燧方諸與日月之末光則雖有祝融玄冥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大道之于萬物其猶日月之于水火乎萬物之于大道其猶水火之于日月乎道者虛無之强名至無也故萬有由之以生至虛也故萬類由之以化生者自生爾而生生者未嘗生之化者自化爾而化化者未嘗化之如其物而生之物而

也故榮啟期誦林類之言而不以貧富生死易其樂子貢晏子達至人之論而不以死生為兩途彼昧乎順適之理而安于流傳之常者一有所遇則切切然認而有之曰此我之身此我之名至乎夜半大澤喪山大壑亡舟而弗知也故我非天地也天地之壞與不壞非我之所能知也寄乎天地之間者亦委之而已吾何用心哉而杞國之人無故而憂之憂其憂者無故而曉之彼二子固已大失矣而長盧子又從而笑之夫天地之與人遠

矣愚者猶槩乎胷次得喪予奪貴賤窮達之在人非天地之比也遇之而能洗然者幾希是皆未覩乎大方之家者也若夫達觀之士乘而流行無所抵滯槌也斯鈍錐也斯銳化其左臂以為雞則因以求時夜化其右臂以為彈則因以求鴞炙物無不可理無趣舍故及之語舜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我之所體以生者也今不得認而有之則天地之間是固無可有者知萬物之非其所有故取乎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

道德次之是篇明大道之體而謂之天瑞蓋道不可見言之所及者自然之符而已明乎自然之符則大道得矣彼孫叔敖三爲令尹復三去之而憂喜之容不見于面者此覺乎天瑞之理譬之去九牛之毛而始得其一毫而天下畏其賢百世高其風是乃人皆百歲而以彭祖爲壽

聰明論

綱目雖衆提綱則畢舉衣體非一攝領則咸會盛德之

美不啻綱目衣體之多也難徧以具舉必有為之綱領者提攝其大而衆美不遺故善言者得以約其辭而不失其詳矣聰明德之綱領也冠域中之大妙萬物而神者莫盛大于天言天之德亦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蕩蕩乎難名巍巍乎有功立乎百王之上者莫盛于堯舜言堯舜之德亦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又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而已非獨言堯舜者之為然下及三代之令君凡有見稱于書傳

者莫不以聰明爲首故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聰明誠聖人之德者試粗論之昔之所謂有德不失夫巳之性與物之理者也泊然無感則彼巳兩寂而性理之美無成與戲感之則得失是非吉凶禍福擾擾萬緒交構並起而無所不有雖然攝是衆有者兩端而巳發乎情斯見乎聲形于物必麗于色彼巳之用性理之真無能外乎聲音釆色之間君子聽其聲不失其情視其色斯得其物以無喪我之存而戲物之成則盛

用以能窮彼已之情盡性理之真也水火之所生而精
明所在也水之在人其物爲精腎者精之所舍而水之
所藏者也其竅爲耳故耳司聽而其用可以爲聰火之
在人其物爲神心者神之所舍而火之所藏者也其竅
在目故目司視而其用可以爲明夫水火之德所以爲
精神而形耳目以達視聽之用致聰明之美者何也天
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氣之陰
陽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材之陰陽也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性之陰陽也即散殊而定之則萬物之微莫不有陰而有陽而況于三才乎然而非陰陽之至也即始判而言之則至陽為天至陰為地沖氣為人數始于一一為奇奇者陽也其類屬于天天一生水則水者天之至粹而陽之大本也一生二二為耦耦者陰也其類屬于地地二生火則火者地之至粹而陰之大本也水火二物得天地之至粹為陰陽之大本故水王于北以司天正其位在子子者一陽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冬其音為呂

其律為黄鍾皆陽類也火王于南以首地用其位在未未者二陰之所自生也其時為夏其音為徵其律為林鍾皆陰類也故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五聲之變惟宫與徵取之則息舍之則消雖與金木同為五材合為六府獨有氣而無生有以成金木之材而無成于全金木之材者也非天地之至粹陰陽之大本何以至此哉嗚呼得天者生得地者形得陽者熙得陰者凝天地陰陽者萬物之所入出而無能外之意者也資天地之至粹散

為善服勞世業于天禄而篤其慶文王秉積累之緒昭明德以濟鴻烈憂勤岐周之地化行汝漢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未集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復受天命而成厥志三王四代神功聖德皆積年累世而後興何其艱哉漢高帝豐沛之地阡陌之間耕芸樵採之人趺宕不羈之士也提挈一劍奮起徒步三載而滅暴秦建王國五載而平强楚成帝業德茂當世善美兼盡未若諧頑嚚遜萬國之盛也道濟四表澤流後世未若平水

土叙九功之大也承祧繼統豐梁之緒業無天乙次國之土西伯專征之勢世德流慶固結人心范氏以來至于太公無公劉篤勤亶父仁厚季歷保乂文王嶽懿之美也蕭曹平勃之才未賢於伊呂之疇雲合響應之師不武於一心之士然而八年之內麾斥蕩滌天下大定英雄豪傑稽顙頓足北面請命奄有禹跡以傳子孫又何易邪盖周道衰而天下亂幽王之後聖人不作析為十二合為六七三百有餘載狼奔虎逐鷹鷙四擊奮鉤

鋸以攫噬決裂横目之民淋漓披靡於爪吻之上其幸存者顛頷顛仆於荆榛之下秦人合而有之拯承嫗撫之德不加而鞭笞甚力呻吟匍匐以從事而殘骸餘息殲矣項氏横決潟流烈熾炎火焚蕩玉石而獮四海熏載之内鞠為墟莽濯濯然無萌肄之意高帝為之條達天經緝續地維挈葺盎振衰裳飲食而衣被之使宇宙再造斯民復生炎劉之德於是為盛夫飢渴裸露之甚者則藜藿有餘甘而敝緼温美又況飽芻豢而襲裘罽

哉彼弔民誅罪秋毫無犯約法三章屏除苛撓夫多湯
武而媿文王故謳歌懷歸天命允集席卷雍塞朽拉趙
魏平齊翦楚而九有敉寧矣昔孟軻氏之時去王者之
迹未遠也戰國之暴非若秦項之甚也且曰事半古人
則功倍前烈又況百年之後乎以高帝之功德明茂斯
所以應眷顧而有天下也前史專以斬虵聚星符瑞之
言稱述受命偏矣

東漢論闕

西晉論 闕

東晉論 闕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　　宋　華鎮　撰

論十一首

三國論

小言可以喻大鏡象可以見形明目者果知道術之方則視所遇而得其藴凡鬬鬩糞壤之閙惡乎而不在古之人有言曰盜亦有道乎三國之雄乘昬投勢縁義飾詐借忠營私公攘而陰奪皆穿窬之類也觀其曉見時會

睦士民披荊榛驅麋鹿而定社稷遂包楚越之地魏人嘗以百戰之師數十萬之衆輕車樓船水陸相輔因銳氣鼓餘勇順流乘勢東下而壓其境有飲馬長淵蹀血武昌之意吳之廷臣色沮氣奪不知策之所從出思毀基以委質而聽命者多矣權獨知先聲之不實後隙之可投奮然釋衆疑屏羣議挈偏師以授周瑜於是乎得雋於赤壁申威於曹公吳之基圖遂以磐固當是時通照情勢謀無異言者公瑾一人而已此皆以雄材自奮

創成業以貽子孫者也蜀之先主殆或不然曹氏嘗與論天下事揚搉羣雄之材汎言及備備臨食自失喪其匕筯氣不足以敵曹公矣憑宗室之望據專城之勢數年與諸公周旋卒無一民之衆尺地之富流離轉徙無所歸宿其才不足以擬仲謀矣至其西趨巴蜀舉梁益之境如俯拾地芥制諸蠻之命而役其力與孫曹二公東面而折天下莫之能圉社稷既定師旅巳和於是北窺關輔東畧荆衡雖功用弗成有并吞神州混一文軌

之氣與曩日竄身寓食之勢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雄耶非時有否泰智有昏明用有工拙勢有威約先愚而後賢昔怯而今勇也蓋晚得天下之才以爲輔耳使先主聞孔明而弗舉舉而弗用用而弗誠將其身之不保尚何蜀漢之有哉觀其忘勢屈身披露肝膽君臣之際有可言者雖湯武伊呂之相與弗是過也使天假之年其成殆未可量耶然則魏吳之臣不及其君故操亡而魏微權没而吳不振武侯之才雄於先主故備死而蜀

王室微弱紀綱弗振強藩悍將犯分陵制負固違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奮怒命將出師討有罪而威弗庭當矣然興事太劇要功太速乏萬全之慮而徼倖一切至於虛環衛以濟師剝民力以足用故涇師因之攘臂犯闕是豈用兵之過哉制置之術乖也不知審料事勢擇術而用師申前志而濟成功自梁洋還懲艾前日之變終其身以兵為戒藩臣陸梁一切不問是戒瞋眩之毒而縱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賈販所職以射

善兵農之制也制農以永業而民有常產不困於上制兵以府衛而君有神武不陵於下故能內修仁政成風俗之厚外昭威稜折强閫之衝其後彍騎立而府衛之法亡兩稅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貞觀之盛不可復見而太宗之烈微矣雖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釁覆李氏之業者乃在乎方鎮割據宦官擅制而已方鎮之患肇於大歷宦官之寵啓於開元代宗承大盜之後兵革方弭藩臣罪惡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竊陵犯

於家奴使胡越起於邦圻而羌夷滿側此皆德宗之過也噫智不及於遠者大者昧吉凶禍福之幾投成業於亂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勲勞論

犬馬有帷蓋之施布衣重一飯之德物之有功匹夫之義猶貴終始況人主資賢能以共功業安可以忘勲勞之士哉非有大故不可棄也故古之人生歆寵榮死與享祀紀諸旂常銘載彝器不使讒間搆纖芥而汚蔑之

屬郡將爵制二虜受命下吏豈徒固邊防禦侵軼而已若夫完城池礪器械訓士卒儲財用四者之事皆非邊境之先務朝廷之所宜留意者也師守之吏誠得良士則是四者之事不待朝廷之經制而畢舉矣苟非其人雖經制之四事無缺不足與有功昔者吳起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而侵魏不聞魏人有良術也惟起而已矣近世韋臯守劍南內撫八國外挫吐蕃二十餘年無西顧之憂不聞唐人有長策也任臯而已矣委任責成古

令之效若合一契故知邊境之務莫先於選主帥主帥得而百事修矣

世卿閹寺論

甚哉世卿之害國而閹寺之不可使也何則世胄之才不必盡美心志困於富足筋骨惰於無患德禮不由而殉物甚篤思慮不足以周遠忠義不足以自將保身承家猶或有缺況於秉執鈞軸荷鼎鼐之重而均調天下乎因秉祖父之資溢涯量而竊有威柄門生故吏徧於

優而天下忘漢之速哉使逆冀無世及之寵則夷戮之罪不盈五邪無誅冀之功閹寺之寵弗啓雖有靈獻之主亦可以蒙舊業因餘澤而保無患矣嗚呼漢之亂亡成於袁董袁董之釁萌於閹寺閹寺之寵由誅冀而啓之勦高帝之明命覆世祖之成業開建安之隙以誘曹氏者順之尤也世卿閹寺之患可不戒哉

隱者論

唐史言古之隱者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

放草野而名從之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才終不可以當世取舍以為唐世見於隱逸傳者皆出於下槩其說似有可疑試粗論之夫古之人未嘗無意於世時或遠引自放於隱淪者皆有為為之也或全身遠害如箕子接輿或須時待價如伊尹吕望或抗節伸志如伯夷叔齊此隱之大者也若放情虛寂不以世故自攖如廣成巢許之徒持其一曲不達理義之分如申徒狄陳仲子

之介則與夫貧槁薄樂山林者又何尺寸之間彼以挈治具弗得伸者為次則是身隱而德不晦者乃廣成巢許之徒歟上廣成巢許之風而以伊呂箕子之節為次是驅天下之人高蹈遠引遺世絶物而獨善其身也人人持獨善之操則天下之事其誰任之廢大義亂大倫傷敗名教孰烈於此唐之隱者如武攸緒豈誠貧槁薄樂山林終不可以當世取舍哉直以不幸生於武后之族明智通達遠周前後知禍敗之必至豫為防慮以保

其身耳夫膏粱之室紈綺之冑生所見長所聞惟聲色勢利而能割情違俗長往而不顧安於寒素之所難者則佽緒之操加人數等矣非大雅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乃以與王績之徒同出於下槩可謂脫矣

復讎論上

復讎之議疑生於亂世而不起於治朝夫治朝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有司雖陵弱犯怯而殺人者必得而寘於法無所逃罪尚何臣子兄弟復讎之有哉然殺人者國

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其律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陳子昂謂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義其節而弗誅則廢刑也釋罪利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柳宗元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唐憲宗詔曰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韓愈曰

未可以為斷於今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情處之明皇憲宗形於詔陳子昂柳宗元韓愈之徒咸著文議則經無失指矣子昂之議旌誅並行壞禮黷刑宗元駁之明矣不復叙言也其餘辯議雖詳未暢禮法之意有足論者夫所謂讎者非謂彼殺而我殺之也謂君父兄弟見殺於人不以其罪而國法不加焉臣子兄弟之心義不與戴天同國也故復讎專殺而情不失義事不越法

聖人不以為罪是故禮經無共天之義周官有執殺之
法父不受誅子復讎之春秋之所可也後世不知原聖
人之意遵經傳之旨以斷斯獄據法律之闕文因汎引
殺人之例以自疑貳及設施齟齬情理不安遂至旌誅
並行瀆亂彝典禮法不明一至於此豈不悞哉夫禮與
刑相為表裏也入刑者必失禮失禮者斯入刑未有刑
之所誅禮之所與者也復讎而死則是與於禮而誅於
刑矣何其戾歟法之所謂殺人必死者非謂人不可殺

者一人之私心下之所守以制終身之操者也知方之士行其志不知其他志之所為則為之志之所止則止之不以旌誅貳其心知道之君公其法不計其私法之所釋則釋之法之所誅則誅之不以人情易其制復讎者未嘗顧公法之可否而徑行其志則議復讎之獄者奚必計私心之所至而輕重其法乎明皇謂殺之可以成其志子昂曰利其生是奪其德此皆私心以議公法者也失議法之體矣雖愚夫愚婦出於一介奮不顧身

以死為得者人主猶當宥之以正法又況聞義知方之士內激忠孝志在報復以快寃憤之心耶罪人既得寃憤之氣銷則其志成矣初無意於德義之名必死必生之事者又焉可以黷刑而濫殺乎韓愈謂殺之與赦不可一宜集議以聞而酌處之是亦不明禮法之意故欲取裁於世主也愈言周官將復讎先告於士者未可以為斷於今時也至言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為官吏所誅如 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則脫矣何者公

羊之所謂父受誅者即周官之所謂殺人而義者也其所謂不受誅者則周官之所許復讎者也徒以其辭因伍奢而發故謂之誅誅者上施下之名也誅之與殺其實一而已矣上之誅下茍以其義下之所當受不以其義則亦所當讎不許讎之則為人上者將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不可制矣亂之大者莫甚於此在百姓則許之復讎在官吏則不許是法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官吏非聖人用禮法之意矣焉知周官之所言不兼於官吏

公羊之所言不兼於百姓乎又曰律無條非闕文也以為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許則人將倚法專殺不可禁止夫不許而傷孝子之心則是許之而人將倚法專殺則非何者讎之合於義專殺不為亂讎之不合於義專殺有常刑不為亂者釋之有常刑者誅之尚何無禁止之有哉由此觀之愈不達於禮法明矣宜其無所折衷也故曰其餘辯論雖詳皆未暢禮法之意苟明乎禮法之意則復讎者可以無罪矣

不得逞矣如是者其善甚大不獨宜貸其死又當旌賞以激風俗若曰殺人皆死而加之以刑則是恃强以殺無罪者見容而殉義以殺有罪者償死汨陳禮法黷濫刑誅孰甚於此哉茍殉周官之制而責其專殺則人有伺便投會勢不及告者自當録大遺細以善補過未宜以不告而致之於死也明皇知孝子不顧命殺之可以成其志而不知議法者當計其罪而不當用其志知赦之為虧律而不知殺之乃甚虧於律知為人子者孰不

故為過失得罪不同官吏所誅不當罪者亦有故失之辨為官吏者故以公法殺戮無罪則亦法之所誅矣法之所誅者人子讎之何罪之有公羊之説行於今日不見其悖此所謂未能無憾者也若陳子昂者曾未識禮法之旨刑賞之體妄肆胷臆以亂大義所謂未可與言者也

蕭曹論

古之至公者以天下為已任視國之存亡猶其家之隆

替軫君之休戚猶其身之安危進當事任不知以為榮退之散地不知以為悴顧可以利國家幸天下則為之名位功實其在已如在於人出於人如自其已不私竊以為利不苟辭以為廉故能楙建丕績光輔王室載休聲於無窮曹參之事漢其志有在於此故代蕭何以為國遵其約束無所請事雖衆人疑之天子問之而所守彌固此參致公之義而賢於漢之庭臣者也議者或謂何之法令非若周公之制作曲盡其美不可或改參知

惠帝之材弗逮高帝則宜有以輔成之知己之賢不及蕭何則宜自引遠以避能者惡得久居其位持循靜默而費日乎使漢之功烈不及先王之隆者參之過也愚竊以為未然夫益損昔人之制作必賢於昔人而後能智均而術相似者未足以有為也參之賢弗逮於何固無以異何之術矣求其人代參而為之則必得賢於何者然後可當其時果有其人歟抑亦未有其人歟有其人而參蔽之參之過矣未見可以代己者而不自引遠

月之寵未必即至於敗顧才與望雅不逮此邂逅而至內知自愧而不居與夫不度其力饕嗜聲勢自貽覆餗之羞者遠矣人之所受固有長短苦不自知以至於僨之際之明既足以反照而勇又能行之公才公望雖不高於時其識慮之芬芳有足歆者

乾隆御覽之寶